

金眼睛

少年侦探小说系列

血手印


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



90280749

血手印



作者/李也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血手印/李也著. —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
2003. 1

(金眼睛少年侦探小说)

ISBN 7 - 5385 - 2139 - 9

I. 血… II. 李… III. 儿童文学—侦探小说—
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 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5301 号

金眼睛少年侦探小说系列

血手印

作 者 李 也
出 版 者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发 行 者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电 话 0431—5640624
印 刷 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
开 本 32(850 × 1168 毫米)
印 张 6
责 编 师晓晖
版式设计 王咏梅
封面设计 大 海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385 - 2139 - 9/G · 1311

全套定价: 64.00 元 本册定价: 8.00 元



血手印

简 介

滴血的手印印在雪白的墙上，这预示着什么？
让人不寒而栗。

万恶的血手帮又重现江湖，接二连三地有人遭到绑架，就连樱木花道高天仞也身陷敌穴，危在旦夕。

.....

血手印之谜，如何解开？



血手印

目 录

棋 子/1
第一章/9
第二章/47
第三章/68
第四章/100
第五章/120
第六章/153
尾 声/182



楔 子

张大光早晨出门时就看到了那个血手印。

这是个平常不过的早晨。初升的阳光稍稍有些刺眼，风吹得让人从心里往外舒服，鸟儿们在树上吱吱喳喳地叫着。张大光的心情也没来由地轻松了起来。

他看到了那个血手印。那个血手印就在门边。门边靠近门铃按钮的位置上。

这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注意的位置。往往最容易引人注目的地方却很少有人注意。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，却最引人关注。

这是一种好奇心使然。

自家的门铃，住在这个房间里的人，是很少注意的。

张大光注意到了自家的门铃。张大光之所以注意到门铃，是因为昨天没人按门铃，也就是说，昨天没有人到他家里来。他绝不认为昨天无人到他家里来，他认为，是门铃坏了。

他扫了一眼门铃，他看到了那个手印。那个手



印就在门铃边上。

他注意到那个手印是因为那个手印上有一缕阳光。

血手印猩红，闪着一种淡淡的光泽，鲜艳得好像随时都会滴下来。它的色彩并不厚重，略淡，上面的指纹清楚可见，带着一种无以言表的邪恶和狰狞。

破了的楼道玻璃，恰恰呈一个心形。

一颗支离破碎的心。

“谁这么无聊啊！”

张大光猛地喊了起来。

他的妻子和儿子张小光听到喊声，冲了出来。

他妻子披散着头发，张小光穿着校服，背着书包。

“这是咋回事儿啊？”张小光妈妈惊叫起来，“谁这么缺德啊，在我家门口印了这么一个手印！”

“你喊什么？！”

张大光低声喝住了她：“一会儿全楼的人都听见了！”

张小光妈妈看了看张大光，不吭声了。

无论在一个家庭还是在一个集体，总有一个人是处于领导地位，来决定一些事的。

张大光在家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





他在单位也说一不二。两者统一。

张大光掏出手机，飞快地按了一串号码。他把手机举到耳边，向楼下走去。楼道里被各种杂物摆得乱乱的。张大光小心地绕开它们。他刚才拨的电话号码是一个室内装修商的，他的一个朋友，他想让这个朋友派个工人来，把门边的那个手印涂掉。那个红手印一定是用红油彩印上去的，可能还要把它磨掉才能再涂白灰。他想，这并不是什么难事。

就算是难事，他的朋友也会十分快捷地把这件事情处理好。他的朋友做事一贯比较急。

忽然他改变了主意，按断了电话。

他站在楼梯拐角处，抬起头冲楼上喊：

“小光他妈，不要动那个手印。留着它可能有用。”喊完他继续下楼了。

小光妈妈刚想用手里的抹布擦那个手印，听到喊声，忙收回了手。

张小光可没想那么多，他跟在爸爸后面，飞快地跑下楼。起步的时候，他冲妈妈眨了眨眼睛：“我去坐爸爸的车——这个手印是左手的。”小光妈妈仔细看了看，手印果然是左手的。她用手在手印上空，虚虚地比了比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，手印的主人可能是个女人，因为，手印比她的手纤细了许多。



她忽然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

她不明白张大光为什么要留这个手印。

这个手印的无声，透出一种狰狞。

这种狰狞让她觉得胆寒。

不过，习惯驱使她遵从了张大光的命令。

她迅速地关上门，回到了房间里。她再也不想看这个手印了。这个奇怪的手印让她觉得，一股冷气从脚后跟一直冒到头顶上来。这种感觉很不舒服。

晚上放学回家，张小光看到家里有四五个警察，围着妈妈。

他想问发生了什么事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

“请问，您是什么时候看到那个孩子的？”

一个警察问妈妈。

“早……早上将近7点的时候。那时、那时我家的孩子和他爸爸刚刚走。”

妈妈的声音有些抖。

“他都和你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没有什么。”妈妈皱眉想了一下，“没说什么，他就说，我家门边有个红手印，我说知道了。然后他就走了。对了，我还说了声谢谢。”

“此外呢？”

“此外我什么也不知道了。”



“您再想想。”

“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了。他就和我说了这么多，其他的什么也没说。”

这时，门铃忽然响了一声。

张小光马上跑去开门。门外站着一个穿着西服，脖子上戴着金项链，手指上戴着金戒指的男人。看到张小光马上粗门大嗓地说：“唉呀，这是张局长家吧？你看，我都走错了，还说门边有个红手印，哪有红手印啊，这不是个黑手印吗？”当他看到屋里的警察时，立即退了出去：“家里有客人啊？那我先走了，改天再来。”

说完他匆匆而去。

张小光愣在了门口。

黑手印？

门边明明是红手印啊，怎么会变成黑手印了呢？他好奇地探出头去。

屋里的警察们也走到门前来。是的，现在张小光家门边上的手印，已变成了黑手印。

这种怪异的变化，令所有的人都感到十分吃惊。

张小光的妈妈惊恐地捂上了嘴。

“这就是你们今早对话时的手印？”其中的一个警察十分严肃地问。张小光的妈妈张大着眼睛点了



点头。“它是黑的，为什么你说是红的呢？”警察的表情更加严肃了。

张小光的妈妈拼命摇头。

摇头表示的意思是我不知道。

“把这个手印取样儿！我怀疑，这个手印——”

警察中的一个头儿模样的人挥手吩咐，他并没有把话说完。

虽然没有说完，但他的手下已了解了他的意思。

“是，队长。”

一个年青警察立即小心地取出一个塑料袋，用镊子刮下一点手印上的物质，小心地把它放了进去。另一个警察取出照相机，啪啪地从各个角度为这个手印拍了许多照片。

“我是刑警队的队长高胜安。”那个头儿模样的警察递给张小光妈妈一张名片，“你家门前的手印，似乎与案件有一定关联，请你们最近不要外出，有什么情况或者又想到了什么，随时和我联系。”

小光妈妈抖着手，把名片揣到口袋里，连连点头答应。

“好了，”高胜安冲其他警察挥挥手，“收队。”

看着高胜安下楼的背影，张小光不知为何冲他喊了一声：“我妈妈没有撒谎，门边的手印，原先



真的是红的，红得像……像血。”

高胜安一边避开脚边的杂物一边回过头来。

“我相信。它原先一定是红色的。”

高胜安冲张小光笑了笑。

张小光觉得，他的微笑很温暖。

有一种微笑的确是有温度的，就像阳光，可以透过人的眼睛，直接落到心上。

高胜安的微笑就像阳光，直接地落到了张小光的心上。

但是，张小光却忽然打了个冷战。

张小光联想到了武打小说里的场景。

“5月25日。下弦月。为报世仇，将你全家灭门……”

一个滴血的手印。

手印。

滴血。

滴血的手印。

滴血的手印印在雪白的墙上。

张小光感到，一股冷汗正沿着自己的后背向下滴落……



第一章

劳动委员是班里的一个领导职位。

这个领导职位需要一个力气大的男生来担当。

领导的作用就是起模范带头作用，只要是自己负责的那一摊，别人不懂的，领导要懂；别人懂的，要比别人更懂。

劳动委员就要比一般同学干得更多、更快、更好。这个道理展威十分清楚。

所以，当老师把他叫到教研室，脸上带着十分信任八分亲切七分微笑说：“你在咱们班，长得最高大，也最有力气。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你来担当，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让老师失望——你来做咱们班的劳动委员吧？”他马上就明白了老师的意思。

最后一句话老师用的是问句。是一个反问句。

反问句的意思是，其实这个问号后面已经有答案了，跟本不需要回答。

展威的脸涨得通红。

这种红里含有羞涩、兴奋的成分。



这是血在燃烧的结果。

这是展威的血液从未有过的燃烧方式。

通常展威的血液都是以另外一种形式燃烧的。

要知道，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到现在初二，展威就没在班里担当过负责的职务。

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想当。

想当又当不上，这是最折磨人的。

所以，展威从心里往外反感那些当班干部的同学：看看他们那样儿吧，都和家庭妇女似的，每天就知道盯着班里的蛛丝马迹，看到一点儿不对头的地方，马上撒着欢跑去找老师，扒着老师的耳朵，说个没完，恨不能学泰森，把老师的耳朵咬下来，揣到衣袋里，只要想对老师说什么，就掏出来说个痛快。

泰森最烦这种班干部。

如果你烦一个人，他无论在别人眼里如何好，你还是会很烦他。烦就像一个蜘蛛网，把你的心捆了起来。捆起来的心是装不下任何这个人的好的。

展威最烦副班长。

副班长姓刘，长得和女孩儿似的，白白弱弱，脸上还架着个眼镜，做什么事儿也和女孩儿一样，喝水都会翘起兰花指。最让展威受不了的是，他总是用一个小本子偷偷地记下班里谁谁谁又做了什



么，谁谁谁违犯了班级纪律。

如果他那个本子是花园，在这个花园里逛得次数最多的就是展威。

紧随其后的是展威的两个朋友：眼镜猫邱丰和恐龙齐小亮。

这种逛属于本身不情愿的行为。

违背自己的主观意愿的事儿，无论是谁都不会感到开心。更何况这个花园是与老师的批评紧密相联的。

展威不喜欢那个花园，也不喜欢刘班副这个花园管理员。

他总想用一种属于男生的方式和刘班副解决一些问题。这些问题就像杂草一样，在他心里纠结成了一团。

所以，那天他在上英语课的时候，仰头打了个哈欠。这个哈欠很大，大得有些夸张，甚至还有一个双臂向后伸展的动作，伸向背后的手，几乎碰到了后座女生的头。嘴呈大牡丹开放状，伴着轻微的呵声。

展威觉得很舒服。

这种舒服来自于身体全面的放松。

即使是在这么舒服的情况下，展威还是发现刘班副极快地瞄了他一眼，然后低下头，从书包里取



出那个小本子，迅速地在本子上写着什么。

刘班副的表情像狗踩到了一堆屎，既有些感到厌恶，又感到欣喜。

厌恶与欣喜并存。

这是一件多可笑的事啊！

一股刀尖一样锋利的冷气，从展威的丹田升起。

“你看什么？！”

他问刘班副。

“你看什么呀你？！”

他的声音越来越大。

他的语气也带着一股冷气。冷冷的，像冬天的风，带着尖锐的箭簇一样的尖，刺得刘班副把头缩了回去，脸色苍白地埋头于英语课本，目光好像聚成了激光，再也不敢轻易离开了。

但是，他是个男生。

男生的尊严让他不能不在这个时候说话。

他不说话，就是不敢应战。

不敢应战他还是男生吗？

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我……不明白。”

刘班副的声音里有一丝颤抖，像是谁拨了一下吉它的弦，然后任由它在空气中鸣响，越来越弱。

展威觉得那股冷气已经变成了熊熊的火。冰冷